

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過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婢媵倍貧者所憚也豐於則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婢媵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播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儼子當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鈔忍而不忿然矣况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為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憂之威恃可數奪必憤於擇婿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締速禍莫此之甚矣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目玩冶容心忘禮度實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媵猶所不憚况但一

半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軋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五辨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媵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速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二十五 其九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蔭娼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肴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音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養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汰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妙息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執渴之恣冷雖適已

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因非酒然而俗人是
 酣是酒其初延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
 湛露之厭厭歌在篇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
 温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
 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
 轄投井於是口滿鼻溢濡首及亂屢僂蹠蹠
 舍其坐遷載號載如涕如羹或爭
 辭尚勝或啞啞獨笑或無對而談或
 嘔吐几筵或值慶良倡或冠脫帶解貞
 良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蓄捷
 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
 訥於寒暑者皆垂掌而諧聲謀卑而不競者
 悉裨瞻以高交康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
 關背之性露而傲恨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
 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阨谷而不憚以九
 折之阪為燈封或登危踞顛雖墮墜而不覺
 以呂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酌
 燻火烈於室廬搗寶玩於淵流遷戚怒於踞
 人加暴官於士友棄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

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
 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勿
 賤悖慢於者宿之座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
 為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捧杖奮
 而固顧爭前後搆灌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
 少凌長則鄉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
 特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
 深尅則醒者不能起矣起眾患於須臾結百
 病於膏肓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
 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暇人所不
 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歎集莫之或
 釋翠白盈耳不論於能否料纏留於小餘以
 稽遲為輕已傾臣往於所敬殷勤勤而成薄
 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由而發也
 夫風經府藏使人愆愆及其劇者自傷自虞
 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
 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
 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風憎病則荒沉之咎塞
 而流連之失正矣夫風之為疾猶展攻治酒
 之為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若存若亡視奉

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五仰唯且天墮俯
 呼地陷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
 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
 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
 以亡豐公得罪以戴尊街盃景升荒壞以三
 雅之爵劉松爛腸以迷暑之飲郭珍發狂以
 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裏子之亂政趙武之
 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
 陳遵之適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
 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
 戒之畏之者至少彼眾我寡良哉安施且願
 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荒穀貴人有醉者
 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
 索收執榜拘者相辱制鞭而死者太
 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
 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
 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
 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
 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
 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

飾賂遺德憑權右所屬更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壇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酷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惠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蒼也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縠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園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勳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誰如灑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

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醴毒之物乎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沉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需水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不覺颯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者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畢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亮寤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

風雲而尅吉凶觀碑相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瞻之富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園師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悅眾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感息得所長算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